

外
海

中国画研究 文选

(1950-1987)

洪再辛 选编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海外 中国画研究文选

(1950 — 1987)

洪再辛 选编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by Overseas Scholars
(1950 — 1987)

Edited by Hong Zai-xin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沪新登字102号

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

· 洪再辛选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责任编辑: 黄振亮

装帧设计: 杨利禄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 850×1165 1/32 印张 13.25 附图 72 幅 字数 300,000

1992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2,300

目 录

导言	洪再辛	1
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		10
〔美〕谢柏轲撰 张欣玮 洪再辛 龚继遂译		
中国绘画史的一些基本问题		65
〔美〕罗樾撰 张欣玮 洪再辛译		
中国绘画中的个性问题		79
〔美〕罗樾撰 胡震译 洪再辛校		
论中国画的研究方法		93
〔美〕方闻撰 张欣玮译		
山水画的结构分析		106
〔美〕方闻撰 吕卫民译 洪再辛校		
中国艺术社会史札记		123
〔英〕苏立文撰 张欣玮译 洪再辛校		
认识中国绘画的新途径		136
〔法〕杜柏秋撰 张欣玮译 洪再辛校		
明清绘画中作为思想观念的风格		146
〔美〕高居翰撰 范景中译		
溪山无尽——一帧北宋山水手卷及其在前期中国绘画史 上的意义		167
〔美〕李雪曼 方闻合著 钱志坚译		
理想还是现实——“西园雅集”和《西园雅集图》考		211
〔美〕梁庄爱论撰 包伟民译 洪再辛校		

《十王图》的图像学分析	232
〔德〕雷德侯撰 张欣玮译 洪再辛校	
元代文人画序说	246
〔美〕何惠鉴撰	
戴进的绘画风格	275
〔日〕铃木敬撰 芮国耀译 戚印平校	
从绘画所见明代与清初社会中的业余爱好理想	296
〔美〕列文森撰 包伟民译	
关于明代绘画史研究方法的通信集〔选译〕	327
〔美〕班宗华 高居翰 罗浩撰 李维琨译	
西方人的眼光——评苏立文的《永恒的象征——中国 山水画艺术》.....	371
〔英〕贡布里希撰 徐一维译 洪再辛校	
附录一 英文参考文献目录	380
〔美〕谢柏轲编	
附录二 用中文发表和翻译的海外学者中国绘画 研究论著目录(1922—1988)	410
洪再辛编	

CONTENT

HONG ZAI—XIN. Introduction	1
JEROME SILBERGELD. 1987. Chinese Painting Studies in the West: A State—of —the —field Article	10
MAX LOEHR. 1964.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65
MAX LOEHR. 1961. The Question of Individualism in Chinese Art	79
WEN, FONG. 1963. Chinese Painting: A Statement of Method	93
WEN, FONG. 1969. Toward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106
MICHAEL SULLIVAN. 1981. Some Note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t	123
JEAN PIERRE DUBOSC. 1950.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Painting	136
JAMES CAHILL. 1976. Style as Idea in Ming—Ching Painting	146
SHERMEN LEE and WEN, FONG. WEN. 1967. 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 A Northern Sung Handscroll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 (Second, Revised Edition)	167
ELLEN LAING. 1968. Real or Ideal: The Problem of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Art Historical Records	211
LOTHAR LEDDEROSE. 1981. King of Hell.	232
WEI-KAM, HO. 1983. On the Idea of the Literti Painting in Yuan Dynasty	246
SUZUKI KEI. 1967. The Style of Dai Jing's Painting	275
JOSEPH LEVENSON. 1957. The Amateur Ideal in Ming and Early Ching Society: Evidence from Painting	296
RICHARD BARNHART, JAMES CAHILL, and HOW- ARD ROGERS. 1982. The Barnhart-Cahill-Rogers Correspondence. (Selection)	327
ERNEST GOMBRICH. 1980. Under Western Eyes— Review of Michael Sullivan: Symbols of Eternity, The Art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	371
APPENDIX A. JEROME SILBERGELD, ed. 1987.	
List of Reference in English	380
APPENDIX B. HONG ZAI-XIN, ed. 1989. List of Books and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by Oversaes Scholars Published in Chinese (1922-88)	
	410

导 言

中国传统的绘画史学发展到 20 世纪之后,开始输入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来自海外的中国绘画史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不断产生积极的反响,推动这门学问走向科学化。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曾为英人波西尔的《中国美术》中译本作序,倡导对中国画的系统研究;著名画家陈衡恪先生也很早译介日人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并撰写了《文人画之价值》的名篇,把中外学者的研究互相发明参照,给“五四”新文化运动增添了一个内容。从 20 年代至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国内的中国绘画史学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的看来还变化不大。其主要原因在于这门学科尚未在任何综合性大学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它在整个人文科学中的作用和影响也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因此,认真回顾一下我们的学科发展情况,特别是借鉴海外同行在促进这门学问的发展上所做的工作,将是十分必要和大有裨益的。

说到回顾,我们只先从一个侧面着眼,通过 1922 年——1988 年用中文发表和翻译的海外学者中国绘画史研究论著目录,^①就不难看出近代的学术方法和理论已经从各个方面对我们以往的绘画史学进行了反思,甚至进行了批判。遗憾的是这种学科建设的工作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得到艺术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因此我们尽管看到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从整体上讲,我们的工作还无法适应当代人文科学发展的需要。

于是,我们国内在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通过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重视中国绘画史学所面临的问题,采用不同的途径介绍和评论海外同行的工作以作为它山之石,尤其是注意从学科发展的

高度思考问题，做了一些富于建设性的工作。^②人们通过一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比较鉴别，思想认识开始改观，因为海外同行的得失利弊，为我们重新看待自己的绘画史学传统，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提供了多方面的经验。在这种评介工作的基础上，我们选编了这本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集，旨在使大家有更具体的参考资鉴工具。所选16篇文章，主要从海外中国绘画史学的概貌、研究方法、探索成果和批评传统等方面反映其学术源流的特点，并在每篇选文前的按语中作了一些提要，以便读者参考。

海外的中国绘画史学，作为一个整体，确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对此，我们在选编这本文集时感触尤深，值得在此提出来，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海外的中国绘画史研究之所以能在一些国家独具规模，除了数量可观的中国古画皮藏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海外同行能不断借鉴自己的艺术史学传统（在西方，基本上就是以德语为母语的艺术史学），所以在学科建置、专业训练、研究方法、学术流派诸多方面给中国绘画史学的发展带来种种改观，培养出好几代学者，使这门古老的学问从以往经验性的感觉描述逐渐上升为较系统的理论分析，把过去小范围的个人鉴赏扩展成有独立地位的现代人文学科，使“绘画通过绘画史进入历史”。^③对艺术史的目的和范围问题，海外同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不断加以探索，使自己的专业特点，即作为人文科学一个部门的特点越来越明确，因而也就对自己提出了更为严格和科学的要求与任务。处在西方艺术史学的大背景中，从事中国绘画史研究的学者们清楚自己的职守：要站在学术文化的总体水准上思考问题，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因为艺术史可以像哲学、美学、历史或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对世界上的各种问题表明它独特的认识，而无须仰仗别的学科为之确立准则。关于这一点，中国传统的艺术史学虽然一开始也强调把绘画上升到“与六籍同工”的位置，但是后来的情况表明，真正在人文科学发生过重大

影响的绘画史籍和绘画史家,却寥寥无几。旧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把绘画史看作不入正史、不入学术、主流的小溪小涧,任其自然,结果很少有人觉得它应该成一家之言,在人文科学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西方,情况就不一样,近现代学术史上,美术史家像温克尔曼、布克哈特、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等等大家,无一不是在众多学术领域里放射光彩的人物,西方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艺术史系往往比历史系的阵容还要强。在这种气氛下,本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方汉学传统的西方中国绘画研究,不但在一些大学中逐步确立讲席,扩展声势;而且在50年代成了初具规模,走上独立发展的一门学科分支。所以说,树立明确的学科目标是海外同行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我们这门学问的一个重要特色。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们亟待明确的关键问题。

由于这样明确的认识,海外同行的工作就开始形成有机的发展格局。从开设课程,确定研究方向,培养专业人才到收藏中国画作品、办陈列展览,组织各种学术活动,都有了一套相对合理的规范。这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圈中,已成为饶有影响的组成部分。概括地说,它多由综合性大学(一般不是艺术学院)的美术史系作为核心,起学科带头的作用。一些作为学术带头人的中国绘画史教授和学者,在50年代以后,大都具有较好的汉学功底,受过艺术史学的严格训练,特别是来自两个方面的激励不断推动着他们的教学研究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收藏有中国画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那些博物馆及收藏家出于收藏、陈列等需要,不断赞助大学师生的专题研究,或组织编写收藏与展览目录,或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既满足了自身的实用目的,又促进了绘画史的研究,提高了学术水准,而且还通过博物馆之类公共教育场所,扩大中国绘画史研究的声势,影响公众对东方艺术的审美趣味;二是高度信息化的图书馆。图书馆在传播交流专业信息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专业目录索引能及时将最新

的进展通报给各国同行,保证这项研究在整体上做到同步,彻底改变以往封闭式的学术氛围,使之成为国际化的学问。这种良性循环的格局,在一些大学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他们的学科带头人通过师承等关系,在学术对话和批评中,共同把这一学科推向新的高度。像英国学者毕尼恩 1935 年、美国学者高居翰 1978—79 年受聘为哈佛大学的诺顿诗学讲座教授,英国学者苏立文 1974 年受聘为牛津大学斯莱德美术讲座教授,就体现出中国绘画史学科已在国际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声誉。如高居翰的致辞所说:“在这个讲座上我感到非常荣幸和兴奋,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耀,它反映了整个中国画研究领域的水准,该领域在近几十年中从草创阶段开始——相对于欧洲艺术研究而言——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使其成为艺术史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支。”^④相形之下,我们国内除了两所重点美术学院设有美术史系之外,其他文科大学就很少接触到中国艺术史。反过来说,正因为没有更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的绘画史学就不容易走向深入。因此,在这本《文选》中,我们特别选了谢柏轲的《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作为开篇,目的就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在西方中国学的学术背景与西方艺术史学的传统中,海外同行在注意什么学术问题。

海外同行在借鉴西方美术史学研究方法上作了大量的探索,成绩斐然。我们所选罗樾、方闻、苏立文、高居翰等人的论作,都谈到他们各自所采用的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方法论的研究,都有一个中国画的对象为鹄,因此,对于它们的运用尤需注意。譬如像风格形式分析的方法,社会史的方法等等,它们之所以值得介绍,在于它们能够用来发现和解决问题,用来认识形成问题的“有机情境”。离开这些问题,离开这些“有机情境”,再好的方法也无济于事。对此,西方艺术史学的大家贡布里希讲过很精辟的话,他说:“我时常告诉学生,要想敲钉进墙就得使用锤子,要想拧动螺丝就得使用起子。同样,方法只不过是工具,应该随着我们想要解决

的问题而作相应的变换。”^⑤

有些选文，如杜柏秋的《认识中国绘画的新途径》，虽然写于1950年，但我们考虑到它在形成西方的中国绘画史家对中国晚期绘画的看法上的重要作用，还是选用了，以使读者了解方法论是如何围绕着具体对象而提出并发展的。高居翰为该文所写的按语，清楚地交代了当时的学术背景，很生动也很具体。其实，方法论的问题渗透在每一篇选文中，只是像罗樾、方闻等人谈得较为概括一些而已。重视方法在我们看来突出地表现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正因为这样，《文选》中谈具体成果的几篇论文也面目各异，角度新颖，结论发人深省。

说到成果，我们不可能选入通论大著，而选的几篇个案研究名作，篇幅也不算少。这又涉及到一个学术传统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国内很少见到对一幅名画进行鸿篇巨制式的个案研究呢？一方面是我们缺乏必要的出版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许多研究还停留在泛泛而论的程度，很难再深入下去。这里头有方法论的原因，还有一个学风问题。不能潜沉下去，很少在深入的个案分析基础上提高扩展，由点到线，搞出专题、断代的分析，促进对一个个局部的认识。而在西方的专题研究中，由于认识的变化，又会发现许多新的个案。《文选》所录梁庄爱论的“西园雅集”考，就破释了一个历史之谜，引人入胜。而列文森的思想史研究，给绘画史提出了一些假设，极大地启发了绘画史家去发挥优势，各个击破。总之，海外学者的研究是多层次互相呼应的，又一次体现了作为人文科学的艺术史所具有的内在张力。对比之下，我们国内的通论与个案研究彼此缺乏有机的联系，形成不了足够的学术氛围去影响其他人文学科。

我们从自己的问题中发现，海外同行在取得上述成绩时，是靠一些内驱力在起作用的，也就是靠着学术批评的传统来为自己鸣锣开道的。重视学术批评是海外同行能够在学科发展上取得重

大进步的动力之一。凡是学术论著问世,体现其重要性的显著标志就是有专家同行的评论,包括大量相反的批评意见。即使是被批评,同样也表明它引起了同行的重视,具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价值。《文选》最后一部分内容,就着重体现了这种批评的传统。

其实学术批评不仅在书评中体现,而且可以在《文选》关于明清画史研究的论文中看出其一以贯之的传统。从杜柏秋对那些鄙视明清绘画的偏见的驳正,到高居翰批评列文森有关明清绘画理想的论述,到班宗华等人对高氏外向观的质疑,高氏对自己某些观点的否定,都使我们具体看到明清画史研究在海外取得的进展。批评的传统还体现在学术会议和文集中。如1972年出版的《1970年台北国际中国古画讨论会文集》,不但收录了会议的论文,而且把各与会者对每一论文的质询、论文作者的答辩以及评论者的发言全文刊载,更充分地体现了国际学术界对某些课题的认识水平。我们虽未选录,却值得在此一提。这些批评都直截了当,一针见血。这在本书最后一篇选文中体现得更为精采,因为书评作者贡布里希是站在西方艺术史学的高层次评析苏立文的《无穷的象征——中国山水画艺术》一书的。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当我们看西方学者怎样带着不同的学术眼光去认识中国画史时,还必须警惕这种来自西方的观点本身可能会有什么问题。一句话,注重学术批评,是使中国绘画史学兴旺发达的重要一环。也许读者一开始会对我们选入的《关于明代绘画史研究方法的通信集》之类文字感到陌生,但如果了解了它的批评传统,就不仅仅就事论事,而会上一个台阶看批评家之间的争论,那真是另有一番天地!

这本专业文集的选编,是我们在了解国内和海外中国绘画史学发展的基础上着手进行的。通过有关的专业论著和学术信息的比较鉴别,我们对何为艺术史、何为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方向和任务

不断明确。选编的重点也就是这样形成的。1986年至1987年，编者利用在欧美讲学访问的机会，收集了一些重要的专业论作。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时，该校美术史系主任谢柏轲教授惠赠《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初稿，使编者受益良多。同时，实地考察海外一些大学的科研教学、博物馆的收藏陈列、图书馆的信息服务等情况，增加了编者对海外中国绘画史研究状况的感性认识。

去年年底，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黄振亮先生的提议和鼓励下，我们商定了文选的议题。从那时起，编者将所选篇目的情况分别请教了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得到了他们很大的帮助。谢柏轲教授除了寄赠有关论文之外，还另拟一份入选篇目提供给编者作为参考。其建设性的评论，给编者不少启发。浙江美术学院范景中副教授从文选的学术要求上不断提出宝贵的建议，特别是从学科自身建设的高度把握问题，使编者在选编篇目时更为慎重。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我们感谢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薛永年主任撰写的《美国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一文在学术源流方面更清晰地形成了编者对于国外中国绘画史学发展的认识，他还推荐了郑培凯先生的书评等重要篇目，（限于篇幅，未能都选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高居翰教授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篇目，而且还拨冗撰写了两份精采的按语，使文选增色不少。我们对此深表谢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铃木敬教授向编者介绍了日本中国绘画史研究人员的简况；牛津大学圣卡特琳学院苏立文教授也提供了有关的学术动态；西德科隆大学美术史系博士候选人林山石先生和正在加州伯克莱访问的浙江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潘耀昌副教授，都给我们寄赠了许多参考文献，这里一并向他们表示谢忱。

关于文选的其他一些情况，这里也略作说明。有几篇译文曾经在《新美术》、《美术译丛》上刊用过，这次选录时，有的重新校译过，有的作了技术上的调整。如译名大都按照《世界姓名译名手册》

译;有华名者,一般尽量采用。日本学者的姓名用罗马拼音注音者,尽量还原成日文汉字。但仍有极少数引文与姓名一时还原不了,只能采用译文和以拼音注明。图版也有个别不易借拍,所以略有删减。按语分别由作者、译者和编者撰写,分别注明。作者简介,除了谢柏轲教授提供了他的条目之外,都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和严绍缙编《日本的中国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以及范景中撰《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传略》(载《新美术》1988年第4期)。选文的注释,原文为文内注者,现均改为文后注。选文最后都加上原文标准出处,以便校阅。

限于编者的学识水平,文选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海内外专家学者指正。

- ① 洪再辛编,见本书附录二。
- ② 中国大陆方面,《美术研究》从1981年第4期起陆续刊登了金维诺教授的5篇《欧美访问散记》。该刊对海外几个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博物馆也作了系列的介绍。1981年第4期(71—75页)发表了李铸晋教授《美国举办“八代遗珍”展览及讨论会》的文章,使国内同行及时了解了这一重要的活动。吴甲丰先生在1982年第2辑《美术史论丛刊》上发表《宗像清彦〈荆浩“笔法记”研究〉评介》,(又收入吴甲丰《画廊中的思考》,四川美术出版社,1984年,178—192页),是较详细论述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文章。朱季海先生在《朵云》第7集(1984年)发表的《朗润园读画记》(节录),谈到了高居翰、喜龙仁、施派泽和罗櫛等西方学者的工作,谈到“希望有更多的人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以为当前中国画的创新作一铺路石”(第157页)。杨新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178—180页上发表《美国的中国书画收藏》,可了解一些海外收藏中国书画的情况。《美术纵横》第二辑235—243页(1986年)转载了姜一涵先生的《中国书画史研究在美国之发展现况与趋势》,比较简略地概述了其发展趋势,而薛永年先生的《美国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载《当代美术家》总/第4期,96—98页)对该学科发展记叙评析得很有条理。张子宁先生在《朵云》第11集上发表的《“文字与图像:中国的诗、书、画”国际研讨会——兼记四人书画鉴定组访美》,则在细节介绍上提供了更多的信息(97—103页)。《美术纵横》第二辑发表了新藤武弘教授的《在日本的黄山画派作品及其研究》,又收入《论黄山诸画派文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388—401页)。安雅兰博士的《中国艺术在美国的境遇》一文(见《美术》1989年第1期,61—65页)。奥崎裕司的《日本对董其昌

的研究)(见《朵云》1989年第4期,134—138页)。

关于海外学者研究方法的评论有,王可平《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角度应当是多元的——美国高居翰教授讲学的启示》(《美术》1987年第2期,第31页)、辛源的《美术的编年史与历史——美国高居翰教授史学方法的启迪》(《美术史论》1988年第3期,104—107页)、任道斌《对日本学者搜访著录海外中国古代绘画工作的介绍与评估》(《新美术》1989年第1期,67—71页)。

港台出版的有关文章有,新藤武弘博士在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2期(1976年)发表的《近年来日本学人对石涛及八大山人之研究》、傅申在台湾《雄狮美术》1982年第8期发表的《海外中国文物的收藏与研究》、郭继生的《谈西洋人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97—105页)、《国际汉学会议——艺术史组论文侧记》(106—115页)、《“八代遗珍”特展及中国绘画讨论会》(295—305页)、《鉴赏中国古画必备的工具书——高居翰〈中国古画索引〉评介》(306—310页)、《高居翰著〈引人注目意象——17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评介》(156—162页,载《笼天地于形内》,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7年)、郑培凯《明末清初的绘画与中国思想文化——评高居翰的〈气势撼人〉》(《九州学刊》1986年第9期,又收在《九州学刊选编(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152—192页)、李铸晋《近年来元画的研究》(何传馨译,台湾《故宫文物月刊》总41期,1986年,126—129页,方闻《西方的中国画研究》(石守谦译,台湾《故宫文物月刊》总45期,第4卷第9期,1986年,49—56页)。

- ③ 见高居翰《明清绘画中作为思想观念的风格》。对于美术史要确立的学科目标,参见潘诺夫斯基的《作为人文科学的美术史》(收在《视觉艺术的含义》一书中。译文见《美术译丛》1986年第4期,10—16页,戚印平译,潘耀校),又傅志强译《视觉艺术的含义》的《导言·作为人文主义一门学科的艺术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30页),又王碧华译文《艺术史——一门人文学科》(载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85年第2卷第4期,1—19页)。
- ④ 见《气势撼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序)。
- ⑤ 见《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序(范景中主编,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第II页)。

洪再辛

1989年中秋于浙江美术学院

1990年春改于上海

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①

〔美〕谢柏轲 撰

编者按：这是我们这本文选中最重要的论著之一。中国绘画史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读者可以从中得出明确的一家之言。在西方，它是以汉学传统与欧洲艺术史学方法的结合，在本世纪50年代逐渐确立起来的作为人文科学组成部分的一门学科。如作者所概括的，这门学科“本着怀疑论的分析法和不带中国传统偏见的观点，……为重定绘画作品以往的日期和归属，提供了新的风格分析法；并为考察中国画的理论、内容和社会文化基础，准备了新的更为客观的依据”。一句话，它是一门科学的学问。

这篇专论的特色不在于艺术史学的回顾，而在于向我们展示海外同行所正在进行的建设性的工作。对中国绘画史学科中那些前沿课题的揭示，对有关重要的研究方法的评析，以及最新成果的钩玄提要，必将对我们国内的绘画史研究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特别是看到海外同行如何不懈地使一个理想——即潘诺夫斯基(Panofsky)提出的使美术史成为一种人文学科的理想——变为现实，对我们的启迪尤为宝贵。

征得作者同意，我们将原文的《参考文献》挪到最后作为全书的一份附录，题为《英文参考文献目录》。原文中提到的人名，译文只在其后括号中注出英文姓氏及论著出版年代和页码号，以节省篇幅。读者可在附录中查到英文原文的出处。

当代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或西方的中国画史研究，由